



# 林语堂



## 幽默人生

因为人类变得有机巧有机智了，所以也显见得更  
有智慧。一切都是简单清楚。所以我相信只有当幽  
默的思维方式普遍盛行时，那种以生活和思维的简  
朴为特性的健全而合理的精神才会实现。

中国戏剧出版社



人生文丛

林



语堂

幽默人生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文丛:林语堂/ 宗豪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5

ISBN 7-104-01277-X

I. 人… II. 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8412 号

人生文丛

林语堂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广东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1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4 印张

2002 年 2 月第 2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104-01277-X/ I.511 本册: 15.00 元

## 目 录

### ·幽默人生·

|                  |       |
|------------------|-------|
| 论幽默感·····        | ( 3 ) |
| 人生快乐的问题·····     | ( 9 ) |
| 灵与肉·····         | (13)  |
| 诗样的人生·····       | (16)  |
| 中国人之聪明·····      | (18)  |
| 恋爱与求婚·····       | (21)  |
| 妓女与姬妾·····       | (24)  |
| 家庭与婚姻·····       | (30)  |
| 论趣·····          | (35)  |
| 理想的女性·····       | (38)  |
| 论性的吸引力·····      | (42)  |
| 论踢屁股·····        | (48)  |
| 课儿小记·····        | (51)  |
| 老年的来临·····       | (56)  |
| 人生的归宿·····       | (65)  |
| 论孔子的幽默·····      | (69)  |
| 论谈话·····         | (74)  |
| 论赤足之美·····       | (79)  |
| 以放浪者为理想人·····    | (82)  |
| 人类是唯一在工作的动物····· | (85)  |

·享受人生·

|                  |       |
|------------------|-------|
| 谈饮食 .....        | (91)  |
| 谈游览 .....        | (98)  |
| 谈幽默 .....        | (106) |
| 谈理想中的女性 .....    | (112) |
| 谈家庭和婚姻 .....     | (116) |
| 邱是随随便便 .....     | (122) |
| 混颜佳人并非快乐之身 ..... | (124) |
| 男人真是一头猛兽? .....  | (126) |
| 秋天的况味 .....      | (130) |
| 买鸟 .....         | (132) |
| 论西装 .....        | (137) |
| 乐园失掉了吗 .....     | (141) |
| 论政治病 .....       | (146) |
| 论肚子 .....        | (149) |
| 论裸体 .....        | (157) |
| 论躺在床上 .....      | (161) |
| 住宅和庭园 .....      | (166) |

·私人证言·

|                 |       |
|-----------------|-------|
| 我未曾做过的事 .....   | (175) |
| 我喜欢同女子讲话 .....  | (178) |
| 我要本来面目的自由 ..... | (181) |
| 看电影流泪 .....     | (185) |
| 我的戒烟 .....      | (188) |
| 一个素食者的自白 .....  | (192) |
| 纪春园琐事 .....     | (195) |

---

|               |       |
|---------------|-------|
| 庆祝旧历元旦 .....  | (199) |
| 读邓肯《自传》 ..... | (203) |
| 冬至之晨杀人记 ..... | (213) |

·文学与艺术·

|             |       |
|-------------|-------|
| 谈唯美派 .....  | (219) |
| 谈灵心 .....   | (221) |
| 谈中庸之道 ..... | (230) |
| 谈中西文化 ..... | (237) |
| 谈读书 .....   | (244) |

幽默人生

---



## 论幽默感

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过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个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室上，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为了缺乏笑的能力，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或者如一个美国人说，使德国人民损失了几十万万元。威廉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许会笑，可是在公共场所中，他胡须总是高翘着，给人以可怕的印象，好像他是永远在跟谁生气似的。并且他那笑的性质和他所笑的东西——因胜利而笑，因成功而笑，高踞人上而笑，——也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重在因素。德国战败是因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笑，或对什么东西应该笑。他的梦想是脱离笑的管束的。

据我看来最深刻的批评就是：民主国的总统会笑，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牙床凸出，下颔鼓起，下唇缩进，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闲的事情，好像没有他们，世界便不成为世界。——罗斯福常常在公共场所中微笑，这对于他是好的，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可是欧洲独裁者们的微笑在哪里？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庄严、愤怒，或非常严肃的样子，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吗？我所

读到的关于希特勒最好的事情，是说他在私生活中是极其自然的。这稍微恢复我对他的信仰。可是独裁者如果非装作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心性必都有错误。

现在我们讨论独裁者的微笑，并不是无聊的寻开心；当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笑容时，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他们有的是枪炮啊。在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冥想这个世界，由一个嬉笑的统治者去管理时，我们才能够体味出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如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因为幽默一定和明达及合理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心智上的一些会辨别矛盾、愚笨和坏逻辑的微妙力量，使之成为人类智能的最高形式，我们可以肯定，必须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国家都有思想最健全的人物去做代表。让萧伯纳代表爱尔兰，史梯芬李可克（Stephen Leacock）代表加拿大；却斯透顿（G. K. Chesterton）已经死了，可是伍德好司（P. G. Wodehouse）或爱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可以代表英格兰。威尔罗杰（Will Rogers）可惜已经死了，不然也倒可以做一个美国代表；现在我们可以请劳勃本区雷（Roubert Benchley）或海伍德勃朗（Hey Wood Brown）去代替他。意大利法国德国俄国也有她们的幽默代表，如果派遣这些人物在大战的前夕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想无论他们怎样拼命地努力，也不能掀起一次欧洲的大战业。你不会想像到这一批国际外交家会掀起一次战争，或甚至计谋一次战争。幽默感会禁止他们这样做。当一个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战时，他们是太严肃了，他们是半疯狂的。他们深信自己是对的，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具有健全常识的幽默家是不会这么想。你可以听见萧伯纳在大喊爱尔兰的错误的，一位柏林的讽刺画家说，一切错误都是我们的，勃朗宣称大半的蠢事应由美国负责，可以看见李可克坐在椅子上向人类道

歉，温和地提醒我们说，在愚蠢和愚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自誉强过其他民族。在这种情形之下，大战又何至于能引起呢？

那么是谁在掀起战争呢？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计划的人、谨慎的人、有才智的人、傲慢的人、太爱国的人，那些有“服务”人类欲望的人，那些想创造一些事业给世人一个“印象”的人，那些希望在什么场地里造一个骑马的铜像，来睥睨古今的人。很奇怪地，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仍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如果一个外交家不低声下气地讲话，装得战战兢兢、胆怯、拘束、谨慎的样子，便不成其为外交家。——事实上，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国际幽默家的会议来拯救这世界。我们大家都充分地潜藏着这所谓幽默感的东西。当欧洲大战的爆发，正在一发千钧的当儿，那些最劣等的外交家，那些最“有经验”和自信的，那些最有野心的，那些最善于低声下气讲话的，那些最会装得战战兢兢、拘束、谨慎的模样的，甚至那些最切望于“服务”人类的外交家，在他们被派遣到会议席上去时，只稍在每次上午及下午的开会程中，拨出十分钟的辰光放映米老鼠影片，令全体外交家必须参加，那么任何战争依旧是可以避免的。

我以为这就是幽默的化学作用：改变我们思想的特质。这作用直透到文化的根底，并且替未来的人类，对于合理时代的来临，开辟了一条道路。在人道方面我觉得没有再比合理时代更崇高的理想。因为一个新人种的兴起，一个浸染着丰富的合理精神，丰富的健全常识，简朴的思想，宽和的性情，及有教养眼光的人种的兴起，终究是唯一的重要事情。人类理想世界不会是一个合理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说来，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

界，而是一个缺陷会随时被看出，纷争也会合理地被解决的世界。对于人类，这是我们所希冀的最好东西，也是我们能够合理地冀望它实现的最崇高的梦想。这似乎是包含着几样东西：思想的简朴性，哲学的轻逸性，和微妙的常识，才能使这种合理的文化创造成功。而微妙的常识，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性，而且非由幽默不能产生。

这样的一个新世界是很难想像的，因为它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是那么不同。一般地讲起来，我们的生活是过于复杂了，我们的学问是太严肃了，我们的哲学是太消沉了，我们的思想是太纷乱了。这种种严肃和纷乱的复杂性，使现在的世界成为这么一个凄惨的世界。

我们现在必须承认，生活及思想的简朴性是文明与文化的最崇高最健全的理想，同时也必须承认当一种文明失掉了它的简朴性，而浸染习俗，熟悉世故的人们不再回到天真纯朴的境地时，文明就会到处充满困扰，日益退化下去。于是人类变成在他自己所产生的观念、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之下，当着奴隶，担荷这个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的重担，而似乎无法摆脱它。幸而人类的心智尚有一种力量，能够超脱这一切观念、思想、志向而付之一笑，这种力量就是幽默家的微妙处。幽默家运用思想和观念，就像高尔夫球或弹子戏的冠军运用他们的球，或牧童冠军运用他们的缰绳一样。他们的手法，有一种因熟练而产生的从容，有着把握和轻快的技巧。总之，只有那个能轻快地运用他的观念的人，才是他的观念主宰，只有那个能做他的观念主宰的人，才不被观念所奴役。严肃终究不过是努力的标记，而努力又只是不熟练的标志。一个严肃的作者在观念的领域里是呆笨局促的，正如一个暴发户在社交场中那样呆笨而不自然一样。他很严肃，因为他和他的观念相处还不曾达于自然。

说起来有点矛盾，简朴也就是思想深刻的标志和象征。在我

看来，在研究学问和写作上，简朴是最难实现的东西。欲求思想明澈已经是一桩困难的事情，然而简朴更须从明澈中产生出来。当一个作家在促使一个观念时，我们也可说那观念在促使他。这里有一桩普通的事实可以证明，一个刚从大学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出来的大学助教，他的讲辞总是深奥繁杂，极其难于理解，只有资格较老的教授们才能把他的思想单纯地用着简明易解的字句表达出来。如果一个年轻的助教不用他自矜博学多才的语句来讲解时，他确有出类拔萃而远大的前途。由技术到简朴，由专家到思想家，其间的过程，根本是一种智识的消化过程，我认为是和新陈代谢的作用完全一样的。一个博学的学者，须把那专门智识消化了，并且和他的人生观察联系起来，才能够用平易简明的语句把这专门智识贡献出来。在他刻苦追求智识的时间中（我们就假定说是詹姆斯 Willism James 的心理学知识吧），我觉得一定有许多次“心情清爽的休息”，好像一个人的疲乏的长途旅行中停下来喝一杯清凉的饮料一样。在那休息的时间中，那些真正的人类专家，会把自己反省一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简朴必须先消化和成熟，当我们渐渐长大成人的时候，思想会变得更明澈，无关紧要的一点或虚假的一面，将尽被剔除骚扰我们。等到观念有了较明确的形态后，一大串的思想便渐渐变成一个简括的公式，突然地有一天在一个明朗的清晨跑进了我们的脑子，于是我们智识便达到了真正光辉的境界。嗣后便再不用努力了，真理已变成简单易解，读者也将觉得真理本身是简易的，公式的形成是自然的，因此获得很大的快乐。这种思想上和风格上的自然性，——中国的诗人和批评家那么羡慕着——常常是被视为是一种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当我们讲前苏东坡的散文逐渐成熟时，我们便说他“渐近自然”——这种风格已经把青年人的爱好华丽、夸炫、审美技艺和文艺夸张等心理一概消除。

幽默感滋养着这种思维的简朴性，这是很自然的事。一般的

说，幽默家比较接近事实，而理论家则比较着重观念，当一个人跟观念本身发生关系时，他的思想会变得非常复杂。在另一方面，幽默家沉浸于突然触发的常识或机智，它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显示我们的观念与现实的矛盾。这样使许多问题变得简单。不断的和现实相接触，给了幽默家不少的活力、轻快和机巧。一切装腔作势、虚伪、学识上的胡诌、学术上的愚蠢和社交上的欺诈，将完全扫除净尽。因为人类变得有机巧有机智了，所以也显见得更有智慧。一切都是简单清楚。所以我相信只有当幽默的思维方式普遍盛行时，那种以生活和思维的简朴为特性的健全而合理的精神才会实现。

## 人生快乐的问题

生之享受包括许多东西：我们自己的享受，家庭生活的享受，树、花、云、弯曲的河流、瀑布和大自然形形色色的享受，此外又有诗歌、艺术、沉思、友情、谈话、读书的享受，后者这些享受都是心灵交通的不同表现。有些享受是显而易见的，如食物的享受，欢乐的社交会或家庭团聚，天气晴朗的春日的野游；有些享受是较不明显的，如诗歌、艺术和沉思的享受。我觉得不能够把这两类的享受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一来因为我不相信这种区别，二来因为我要作这种分类时总是不知适从。当我看见一群男女老幼在举行一个欢乐的野宴时，我怎么说得出现在他们的欢乐中哪一部分是物质的，哪一部分是精神的呢？我看见一个孩子在草地上跳跃着，另一个孩子用雏菊在编造一个小花圈，他们的母亲手中拿着一块夹肉面包，叔父在咬一只多汁的红苹果，父亲仰卧在地上眺望着天上的浮云，祖父口中含着烟斗。也许有人在开留声机，远远传来音乐的声音和波涛的吼声。在这些欢乐之中，哪一种是物质的，哪一种是精神的呢？享受一块夹肉面包和享受周围的景色（后者就是我们所谓诗歌），其差异是否可以很容易地分别出来呢？音乐的享受，我们称之为艺术，吸烟斗，我们称之为物质的享受，可是我们能够说前者是比后者更高尚的欢乐吗？所以，在我看来，这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欢乐的分别是混乱的，莫明其妙的，不真实的。我疑心这分类

是根据一种错误的哲学理论,把灵和肉严加区别,同时对我们的真正的欢乐没有做过更深刻更直接的研究。

难道我的假定太过分了,拿人生的正当目的这个未决定的问题来做论据吗?我始终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真享受。我用“目的”这个名词时有点犹豫。人生这种生活的真享受的目的,大抵不是一种有意的目的,而是一种对人生的自然态度。“目的”这个名词含着企图和努力的意义。人生于世,所碰到的问题不是他应该以什么作目的,应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而是要怎么利用此生,利用天赋给他的五六十年的光阴。他应该调整他的生活,使他能够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这种答案跟如何度周末的答案一样的实际,不像形而上学的问题,如人生在宇宙的计划中有什么神秘的目的一类,那么只可以作抽象而渺茫的答案。

反之,我觉得哲学家在企图解决人生的目的这个问题时,是假定人生必有一种目的的。西方思想家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重要,无疑地是因为受了神学的影响。我想我们对于计划和目的这一方面假定得太过分了。人们企图答复这个问题,为这个问题而争论,给这个问题弄得迷惑不解,这正可以证明这种工夫是徒然的、不必要的。如果人生有目的或计划的话,这种目的或计划应该不会这么令人困惑,这么渺茫,这么难于发现。

这问题可以分做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神灵的目的,是上帝替人类所决定的目的;第二是关于人类的目的,是人类自己所决定的目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不想加以讨论,因为我们认为所谓上帝所想的東西,事实上都是我们自己心中的思想;那是我们想像会存在上帝心中的思想,然而要用人类的智能来猜测神灵的智能,确实是很困难的。我们这种推想的结果常常使上帝做我们军中保卫旗帜的军曹,使他和我们一样地充满着爱国狂;我们认为上帝对于世界或欧洲绝对不会有什麼“神灵目的”或“定数”,只有对我们的祖国才有“神灵目的”或“定数”。我相信德国纳

粹党人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带着卐字的臂章。这个上帝始终在我们这一边，不会在他们那一边。可是世界上抱着这种观念的民族也不仅日耳曼人而已。

至于第二个问题，争点不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而是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于“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我们为这问题而争论，便是这个缘故，因为我们彼此的价值标准都是不同的。以我自己而论，我的观念是比较实际，而比较不抽象的。我以为人生不一定有目的或意义。惠特曼说：“我这样做一个人，已经够了。”我现在活着——而且也许可以再活几十年——人类的生命存在着，那也已经够了。用这种眼光看起来，这个问题便变得非常简单，答案也只有一个了。人生的目的除了享受人生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个快乐的问题是一切无宗教的哲学家所注意的重大问题，可是基督教的思想家却完全置之不问，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神学家所烦虑的重大问题，并不是人类的快乐，而是人类的“拯救”——“拯救”真是一个悲惨的名词，这个名词在我听来很觉刺耳，因为我在中国天天听见人家在谈“救国”。大家都想要“救”中国。这种言论使人有一种在快要沉没的船上的感觉，一种万事俱休的感觉，大家都在想全生的最好方法。基督教——有人称这为“两个没落的世界（希腊和罗马）的最后叹息”——今日还保存着这种特质，因为它还在为拯救的问题而烦虑着，人们为离此尘世而得救的问题烦虑着，结果把生活的问题也丢掉了。人类如果没有濒于灭亡的感觉，何必为得救的问题那么忧心呢？神学家那么注意拯救的问题，那么不注意快乐的问题，所以他们对于将来，只能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渺茫的天堂；当我们问道：我们在那边要做什么呢，我们在天堂要怎样得到快乐呢，他们只能给我们一些很渺茫的观念，如唱诗，穿白衣裳之类。穆罕默德至